

“谓人不己若者亡”

——浅析美国“新十字军远征”情结中的
文化傲慢心态及其危害

□ 张洪波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美国总统布什9月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将打击恐怖分子的战争称为“新十字军远征”(The New Crusade)。他的这一用词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中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强烈不满。两天后,白宫发言人就布什这一失误正式道歉并解释说,布什原意只是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恐怖主义是一项“广泛的事业”。而事实上,“新十字军远征”之说渊源有自,绝非布什一时的口误,恰是他所代表的右翼共和党人根深蒂固的圣战情结的真实流露。霍农教授演讲中对于“crusade”一词的词源学分析,对其从欧洲到美国的历史文化承传与转化历程的介绍,清楚地揭示出这一英语词汇的文化蕴含可不是白宫所谓的“广泛的事业”那么简单。

十字军远征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各国声称为了“收复圣地”而开展的“圣战”,从第一次远征(1096—1099)占领耶路撒冷,到1291年欧洲基督教势力丧失在东地中海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Acre),前后持续近两百年。在西方史学家眼中,十字军东征实质上是一种殖民冒险,其动机乃是侵略扩张与贪婪掠夺,在今天的欧洲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可是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十字军”却仍然是个引起深刻伤痛的名词,具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文化含义和不可磨灭的现实政治作用;然而在成功征服新大陆的美国新教徒这边,“十字军远征”却已经发展转化成为一种充满胜利荣光和精神自豪感的基督教精神。从艾森豪威尔、杜鲁门、里根到布什,历届美国总统在重要的政治运动中或重大的历史关头,都一脉相承地发出了“十字军远征”的精神号令。它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国政治隐喻。

霍农教授对“十字军远征”所作的历史文化透析之中,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在“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这一普泛式的基督教信仰理念当中,寄寓着一种强烈而突出的美国文化“强势”思维与“特权”逻辑:美国的人民,是“优选子民”(the Elect People);美国的国土,是“新伊甸园”式“特许乐土”(a New Eden, the Promised Land);美国作为国家,是世界上“不可或缺”之主导国家(the Indispensable Nation)。这样也就不难了解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所包含的特定精神内涵了——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价值至高。美利坚民族自比为“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具有唯我独尊、雄视万邦、盛气凌人的精神优越感和文化自豪感。

在这种基础广泛、渊源深厚的“强势”思维与“特权”逻辑的驱使下,在“9·11”事件及反恐战争爆发后,美国依靠其超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宣扬“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观念以推行其恃强凌弱的双重标准,将自身定义为“正义”化身、在国际上宣扬“非善即恶”、“顺昌逆亡”的外交准则,指出反恐战争中别国“非友即敌”;否定《京都议定书》,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制定“核态势评估报告”,并准备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打击力量,一举破坏了国际社会几十年努力维持的核安全机制。美国从单方面谋求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到发动伊拉克战争,从提出“邪恶轴心”论到推出“先发制人”战略,表现出急于独霸全球的战略意图。美国国防部的反恐军事行动最早称为“美国雄鹰行动”,后称为“无限正义行动”,后来又改为“持续自由”行动,从中不难看出其单边主义政策、圣战情结与其自由追求其实如出一辙。

历史已经证明,宗教信仰、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居高临下,恰是世界冲突和人类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美国的“十字军东征”情结背后,暗藏着上千年以来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歧视和偏见,它重挑历史宿怨,加剧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敌对与冲突,也就成为酿成恐怖主义的催化剂。

由美国、以色列牵头的西方基督教文明长期以来的竞争和压制带给穆斯林世界的强烈的挫折感与屈辱感,是伊斯兰激进主义滋生的温床。与“十字军东征”情结针锋相对相应而生的,正是被称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圣战主义”。1990年沙特富翁本·拉登将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激进穆斯林组织起来,成立了“全世界伊斯兰阵线”,以后又组织了“反犹太人和反十字军东征者伊斯兰圣战阵线”和“伊斯兰圣战解放军”,专门从事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并策划了“9·11”事件。在海湾战争后,萨达姆也把自己塑造成当代“萨拉丁”(12世纪打败欧洲十字军侵略的

穆斯林民族英雄),告诉穆斯林世界,他想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新的“十字军东征”。如果将不共戴天的“伊斯兰圣战”与“十字军东征”理念联系起来看,二者所包含的其实是同一种狂热、极端而危险的“圣战”恐怖思维,它只可能激化宗教矛盾与文明冲突,挑起战争与仇杀,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

美国本土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对布什单边主义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华盛顿经济战略学院院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2003 年写了一本书,称自己的国家已经沦为“流氓国家”(Rogue Nation):

我一向乐于认为美国是一个山巅之城,尽管有时候阴天比晴天多了一点。然而,令我烦恼并促使我用这个书名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在内,认为美国如果不是同萨达姆或其他暴君完全一样,也一定如词典中解释的那样,是一个“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并且具有不可预言的意向”的国家。世界上许多人认为布什总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还大。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如今开始像一个最无赖的国家。布什的美国不领导国际社会,而是一心要与国际社会对抗。^①

事实证明,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危害,已经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抵制。在第 58 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第一个站出来指责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只会使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横行世界。这个基调得到当天发言的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响应,布什的大会发言成为众矢之的,各国领导人一致对准他的“先发制人”论调开火,并对他恳求各国协助重建伊拉克的呼吁明显流露出冷淡和怀疑。布什政府在本届联大受到空前孤立。

由此可见,若长此以往,美国骄矜自傲的文化心态和我行我素的单边行动带给自身的只能是日益孤立、被动的局面。王夫之在总结中国历史教训时曾指出:“故人不己若,危亡之媒也;谓人不己若,而其危亡必矣。”(《读通鉴论》卷二十)。轻视他人、以为人不如己的文化傲慢心态一旦产生,则势必逐步引发欺凌、对抗、停滞、衰败、消亡的严重后果。当今的全球化环境更将加速这一趋势。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局势中,各国的市场利益是相互依存的,其安全利益也是相互依存的。

多边合作机制最终比单边行动更有效、更稳定、也更长久。作为拥有最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大国,美国无限制地寻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和“绝对利益”,就必然损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世界就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也将损及美国自身利益。目前伊拉克战后局势动荡,存在着爆发内战和走向分裂的危险,美国没能给伊拉克带来稳定、和平与希望,没能遏止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日益上升的趋势,也没能通过伊拉克重建在中东地区树立一个“文明样板”。伊拉克人对美国的信任度不断下降,阿拉伯民众对美国更加仇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严重受损。近年来,美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硬实力虽然上升,但在领导力、感召力和道德力等软实力方面却大不如前了。

欧洲中世纪历时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虽然轰轰烈烈,最终却以彻底失败结束。如果美国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而仅仅是滋长傲慢和催化仇恨的话,那么布什“新十字军远征”的比喻,将是一个十分不祥的谶语,它将指向历史的倒退和失败的重演。

①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